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益智錄 第五卷

翠玉 東省貢院，沿傳大場後，群狐僑寓其中，且指某某常見怪異以實之。郡生某，深以為妄。一日晚經其處，至雲路牌坊，忽憶人言，決意入探以釋眾惑。過龍門，號舍皆漆黑，風吹草動，毛髮森豎。屆至公堂，佇立良久，更無少異，竊笑傳言之訛。忽聞堂後有誦讀聲，遂摩娑復進。將至監臨住所，見燈火射窗，讀聲清朗。竊聽之，所讀乃戚價「人臣事君以忠」制藝文，字句真著，聲音宏亮，令人聞而忘倦。聽之久，始入，曰：「先生勤讀哉？」其人見生，離居遜坐。生詢姓氏，對言姓許名寅，納監而事舉業者。竹屨盧湯沸，以茶當酒，略與傾談，心胸頓豁，生甚愛之，曰：「深院無偶，得勿岑寂乎？」許曰：「寒舍狹隘，下帷無地，故假此耳。」復笑曰：「人言此中多狐，僕居此月餘，毫無動靜，可知訛傳之不足憑信。」生曰：「僕亦為此來。聞君言，而僕疑釋，將為播揚以釋眾疑。」言已，各大笑。生曰：「僕欲與君伴讀，未知君意豈敢相強。」許曰：「固所願也。但讀於此，饜飧自戕，實屬不堪，吾亦將還讀於家。」移時，生告辭。許送至至公堂而回。嗣生輒遇許於街市，遇則點首而已。

一日，生同友人乘舟赴歷下亭會飲。飲次，友人談及貢院多狐，生力白其誣，因歷述入探遇許之事，眾未深信。未幾，見一人乘船來。生視之，乃許寅也，曰：「此即去歲寓讀貢院之許先生。」友始信之。許曰：「敬詣尊府，聞君泛舟明湖，故訪問至此。」生問其來意，曰：「敬求刀圭耳。」生曰：「誠有之，但吾藥非百病皆理也。欲以藥醫何症？」許曰：「妹天癸失調，業已三月，體熱如烙，夜不能寐。」生曰：「僕藥專治之，但須親見顏色，細診脈理，始可調引理治。」許請與生同往，生曰：「茲已半酣，明晨趨赴可也。」因詢喬遷，一友曰：「此僕客也。稅居寒舍閒院已兩月。」生曰：「尊寓既悉，勿煩更辱命矣。」許復叮嚀數語而去。蓋生不業醫，祖傳此方，施送不索費。

次日，生易服往。許導入內室。少坐，一婢扶二八女郎自內間出。睨之，大驚，心計曰：「此非群玉山頭、瑤台月下，何得有此奇逢？」故假診視，遲延多時，始留藥錄引而出。至家，與妻言之，妻曰：「此藥專醫婦女，如見婦女之美，而念想綦切，是先人借此以積善，至君而為喪德舉也。」生深然之，而於心終不忘。後月餘，思欲一見顏色，少慰渴想。以許稅居友人第，遂托故訪友。冀因友善許，徐圖如願。友人言：許遷徙他所已數日。生大失所望，悒悒而歸，以為所願終身難遂矣。

有執友官闕，寄函招之，生治任往。適值友公出未回，旅居以俟之。為客身閒，乘馬郊游。路經一莊，有惡官之幼子，同乳婦嬉戲道側。馬驚，踐幼子死。婦牽馬轡不令行。生以鞭擊之，重傷頭顱，婦亦仆地卒。生大懼，策馬急馳。出莊裡許，回顧有二人乘怒馬迫之，勢將迫近。生惶懼，遺策於地，馬行益緩，造次顛沛，神昏意亂，忽前一人磬控而來，視之，乃許寅也，遂急呼曰：「許兄救我！許兄救我！」許回馬與生並轡紆道而馳。生虞仇人窮追，止違兩箭遠，不知渠何故未見，仍由大路馳去也。生與許同驅千餘里，將至一莊，令生放馬於野，生甚惜之。許曰：「君命且難保，尚惜代步耶？」釋馬同行入村。至一大門，許係乘引入。生乍脫大難，方寸志恇，莫知所為，移時始起身展謝。許曰：「僕能濟一時之厄，實無萬全之策。」生聞言大怖，泣求施救。許曰：「有一人能多方保護，但渠秉性冷落，恐君壯年盛氣，不能忍耐。」生曰：「若得絕處逢生，即使唾罵，甘受不辭。不知其人為誰？」許曰：「即君施藥醫愈舍妹翠玉也。」生聞之，不禁反悲為喜，急請拜見。許遂引入後院。至危樓下，大聲呼曰：「阿妹，客來矣，可速出迎。」即聞一女子嬌聲笑，言曰：「霞妹來乎？」出見生，含羞急退，旁坐不語。生揖之，亦微不還禮。許曰：「某兄逃難到此，祈吾妹憐拯之。」言已欲去，翠玉牽之曰：「小妹非陪客之人。置客於此而去，兄何大事糊塗也？」許曰：「某兄之難，兄實不能為力。妹肯濟之，則援而止；不肯，則遣之去。自為斟酌，兄不與聞也。」拂袖而去。

玉靜坐不語。生視之，著粉太白，施朱太赤，豔絕之姿，較昔病顏大不侔矣。然顏如桃李，神逼雪霜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久之，生曰：「曩醫貴恙，得睹仙容，嗣未一見，迄今苑結中心。」玉曰：「苑結何為？施藥濟人，固屬盛德，若借為漁色之媒，祖功宗德喪盡矣。且見美人而思之，亦徒然耳。天不能為君一己之私，令月老係赤繩也。」言已，仍不語。生欲去不忍，欲止無趣，遂起身告辭。玉曰：「君欲尋死耶？」生意女必有援留之語，竟不復言。生不得已，復自居。既而女呼婢進茗，款有一婢提茶一壺，置女面前而去。女自酌自飲，不顧生。生笑曰：「卿以糊塗責令兄，有客在坐，呼茶自飲，不奉客，其禮何居？」女亦微笑，捧杯獻生。飲已，復酌，而辭色未嘗少假也。未幾，跋烏西墜，女燒高燭。燭下觀之，尤增嫵媚，愛慕之極，漸忘顧忌。女舉燭拳簾入內室，生亦從之。女莞然笑曰：「君誠色膽如天矣。」生遂狎抱之。女曰：「且勿爾。哀懷夙願，欲達君聽。妾篤志煉修，誓不適人。今遇君……」生遂接口曰：「似此閒談，茲不暇聽。」遂代解裙衫，牽入羅緯，極盡綢繆。女曰：「廿載堅貞，被君輕薄殆盡。」時值秋月上弦。每夕，女囑生先寢，或夜半潛起，多時始回。生疑之。望夕，女設酒戲與生樓台玩月。女竭力勸生，而已不多飲。二更許，生偽醉欲寢；女令自寢，生不可。既寢，生偽為酣睡。女以生酒後睡熟，暗起啟扉去。尾之，花牆隱身，自隙窺伺，見女至樓下，身化為狐，對月禮拜。拜已，仍化為女。生膽豪，不介意，急回挑燈以俟之。女上樓見燈，愕然曰：「君幾時起？燃燈何為？」生托口渴，覓飲，女信之。既而生笑曰：「夜深露冷，每霄拜月，得無勞乎？」女變色曰：「君何由而知？」生曰：「僕日間聞已三夜矣。」女正色曰：「如果見愛，祈無以異類為嫌。」生曰：「得蒙福佑，已極銘感，何敢復生異心。」女喜甚，恩愛如故。生乃知許兄妹皆狐，前此貢院之言，蓋欺語也。

一夕，生與女遊戲燈下，生曰：「僕來時，卿誤以僕作霞姑，彼何人斯？」女曰：「妾義妹。」生曰：「容顏奚似？」女曰：「霞之娟麗，不惟君生平未睹，即妾亦不多概見。」生聞之傾動，急欲一見芳容，長揖哀請。女屈指曰：「翌午必來。」生為之夜不成眠，朝不暇食，盼望綦切。午初，忽聞一女大聲笑言曰：「妹不頻來，姊姊胡不出迎？」既入，見生，訝曰：「姊姊何時得主？無物以賀，何慚如之。」翠玉曰：「此狂生逃難到此，卻之不忍，故降心從之。」霞曰：「得若個好男子旦夕作伴，極樂境地。姊曰降心，何欺人已甚？」未幾，飲饌肆設，三人同酌，主客笑言，履舄交錯。生頻目注霞娘，屢以游詞挑之。霞曰：「姊夫大不端正。」玉曰：「是直宜逐出，使仇人執去下水牢也。」生置若罔聞。酒漸酣，語益狎。霞起，旋即不見。生問之，女曰：「已回家去矣。」生悶坐不語，不飲亦不食。玉笑曰：「君得隴望蜀耶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玉曰：「連宵不堪君擾，得渠少代亦佳。」遂書符，令生揖而焚之。既而，霞笑入，曰：「姊姊大不長進，竟為人作牽頭。」玉曰：「狂郎情極，妹可少施慈悲。」霞曰：「妹施慈悲，姊勿生妒嫉。」玉笑咄之，急於別榻展錦衾，而止設一枕。霞笑曰：「姊以處己之事處人耶？」時方暮，生即牽霞同寢。玉曰：「何情極之不能待也！」及夜半，霞呼曰：「姊姊呼他去，妹困矣，他尚不欲睡。」玉曰：「吾得浮生半夜閒，不管他人事。」生興足，問霞曰：「翠玉係狐，卿必狐也？」霞曰：「否。妾翟氏，陝西人，從父逃荒到此，十六歲暴病殂謝。狐姊愛妾華容，丹活之。俾居市廛，傭二媪伴焉。」生聞之，情益篤。

霞善戲謔，每同生赴樓後花園遊囑。一日，生自適，聞門外二人語，竊聽之，言仇人覓生甚急，昨獲其馬，兇身必未遠遁，如有獲之者，賞銀若干云云。生大驚，急回樓中。玉見舉止異常，問之。生以所聞告。玉曰：「君可留須，以防察識。」生年三十，本不欲從玉謀，計及遠害，勉從之。甫半年，須已長成。一夕，女設酒灌為生祖錢，曰：「此宅即君仇人別業，渠欲徙居之。茲已為君市馬治任，君可明早登程。」言已，各懷酸惻，而霞娘尤甚，淚滾滾如斷貫珠。玉曰：「妹勿爾。終令汝二人團聚。」述往冀來，絮談不休。未幾，遠鍾報曉，玉曰：「君可行矣。」急以盥器貯水，戟指書之，令生濯面。生面白，濯後顏如凝緒。玉賀曰：「無人盤詰矣。出闕後當以淨水滌之。」生應諾。送生至大門外，促生乘。生猶戀戀，玉芳袖一展，二女已杳。生無奈，急乘而馳。

至家，見房舍盡成灰燼，大驚。問之鄰人，始知家被火災，妻子投親山莊，已數月。生尋至，知幼子亦被焚病死，不勝淒楚。生家素倚賃租度日，宅遭回祿，入不敵出，數年後，廚無炊煙。妻勸行丐，生恥之。一日早起，將從妻謀，忽於牀頭得白金數百，

生以為天賜，由是市產謀生，居諸少裕。數年後，清貧如故，妻適卒，不能備葬具。正躊躇間，忽見案上有白金百兩，大喜，疑金為狐妻之贈，藉以營葬。殯後寤居，目瞶瞶恒不瞑。一日，見華妝麗人率五尺之童自外人，大愕，以為吾家無此眷屬。審諦之，霞娘也。問童子為誰，曰：「君之子，姊生之，而妾養之。」從人移運財物，茅屋三楹極滿。生疑為夢，多時驚定而喜，始問子名。曰：「男子之生，父名之。子未見父，誰敢命名？」生曰：「子生於閩，可名福生。玉盃同來？」曰：「姊來二次，君不知耶？」生聞之茫然。曰：「牀頭之金，殯妻之資，悉姊親身送到。」生深為感佩。自是財雄一村。生有富戚，久絕往還，聞生陡發，備禮進謁。見福清秀，面訂為婿。生歎曰：「今乃知福厚之不可忽也。」福完婚之日，悲泣思母。生語霞，霞遂書符，令福三拜稽首而後焚之。未幾，翠玉至，合家團圓，幼子花爛，其喜可知。月餘，玉謂生曰：「妾原不欲復履紅塵，乃夫妻子母之情，妾不能忍，故承妹召，勉為一臨，實不能奉事終身。」言已而杳，不復至。

虛白道人曰：觀某生之遭遇，不惟身亡，兼絕後嗣，乃以施藥一節，得絕處逢生，嗣子裕後。誰謂捐資樂施為無益舉也？但可惜之以積善，不可因之以喪德，當以生妻之言為金石也。

著手成春，俯視即是，使留仙為之，不過爾爾。馬竹吾

不信狐而得狐之濟，轉令人有望於狐矣。黃琴軒

情生文，文生情。情者見之不覺動情，文者見之謂之能文。蓋防如

有議論，有步驟，有幹補，有結構。何子英

文筆如無縫天衣，又若在山陰道上，令人應接不暇。技亦神矣哉！尹亦山

讀是傳能不羨某生之奇遇，而常念生妻與狐女之正言，斯為善讀書者。楊子厚

唾罵甘受一段，是黃石公教留侯故智。文善於操縱，極煙離兩合之奇。上元李瑜謹注

劉翁

劉翁存德，世籍泰安縣東之山口莊，家殷饒。莊中歷有一、六集場，因於鬧市設酒肆，生意隆盛，遂至巨富。

族姪某，中年無子，買一幼婦作妾，向翁稱貸。翁曰：「需錢幾何？」答以十二千。翁應諾。忽聞肆外哭聲甚哀，急出視，某亦從之，見少年男女相向哭。翁問之，其男曰：「吾楊忠，此吾妻韓氏。自豐邑逃荒到此，資斧絕，實難存活，不得已鬻妻自度。生離難堪，是以傷耳。」翁曰：「鬻給誰氏？」忠指某曰：「即是人。」翁遂向某曰：「渠既不欲生離，汝可另行物色，若需錢文，即數十千亦不少取爾息。」某喜而去。忠曰：「使吾二人團聚，固屬美意。食用無著，仍不免餓殍死。」翁曰：「吾如數給汝身價。」韓氏曰：「吾異鄉人，承惠錢文，賃屋將去其半，餘錢無多，用度盡，難保他不另賣吾。」言已，泣涕不止。翁曰：「勿爾。吾莊外有閒房幾間，借汝居住，門外有田數畝，租汝耕種，或可賴以固存。」忠夫婦聞之，伏地叩謝。翁遂如言安置之。

忠經歷艱辛，倍篤勤儉，數年漸寬裕，遂將所給身價加利奉償。公愛其誠實，止受原項而返其息。忠深感翁德，慚無以報。每值翁家需人，忠夫婦同赴，雜家人操作。會翁嫡孫方四歲，炎天生痘，險症變逆，肉腫而瘡漫平，至九日而殤。翁痛恨之，赤其身，命忠攜出埋之。埋兒處，即忠租地。忠掘穴二尺，納屍其中，不忍遽擁之以土，先以土掩其下體，而留其首。俄，見唇口微動，手試之，有微息，忠急去土抱出，呼吸漸大。忠欲走告翁家，韓氏曰：「告之而小郎果生，固喜，否則更增老主人憂感。不如暫抱歸吾家，若仍死，則埋之；萬一絕處逢生，大癒後喜報未為晚。」忠聽之。前曾路拾穿山甲四五錢，聞是藥最能透發痘症隱伏之毒，煎而服之。此藥性最雄烈，服後痘暴起成泡，泡破出水不止。忠急取道上熟土鋪蓋之。兒已三日不食，至次日，忽呼母求食。忠急市糯米煮稀粥食之。痘漸結痂如錢厚。廿日後，痂盡落，能自起步室內，但思母情極，不時啼哭。忠遂令妻詣翁家，乘間稟白。至，則劉妻憶孫，方暗泣室內。韓氏曰：「小郎固未死，現在奴家，思親孔殷，祈即往視。」劉妻聞之，急同孫母趨往，見之大喜，如獲月明珠。因問孫得生之故，忠細述之。由是翁遇忠益厚雲。

虛白道人曰：劉翁之裕後，或不止處忠一舉，然無此舉亦難得嫡孫重生，其中確有造物福善之意。

劉翁使楊忠夫婦團聚，仁也；如數給伊身價，信也；安置其身，禮也；愛其老誠，智也；受原價而返其息，義也。劉翁行此五者，皆美德也。有德者必有後，嫡孫重生，天理則宜然也。蓋防如

翁之厚德，固人所難，而食報之速，亦出意外。閱之，可以感發人之善心。楊子厚

林閩英

彭將軍，四川人，談者忘其官諱，蓋武弁裔而凌夷者也。性直爽而嗜賭。凡事亦知禮節，但一遇樗蒲，諸務悉廢。適逢年凶，雙親同日殞謝，棺木無出，痛恨實深，乃祈禱於舅氏。彭有母舅某孝廉，富室也，素常周恤其家，今值甥有大故，至即以錢緡付之。

彭負錢歸，時已黃昏。鄰有賭局，因牆傾，往常聚賭其家。忽門聲聒耳，竊聽之，即素相識之博友，急赴排解，勸各入局復賭。見賭者錢注豐美，技癢欲入局，恐親死未殮，招人非議。既歸室，心怔忡不寐。時妻陳氏已寐，潛起持錢欲往，回顧靈牀，旋復置之。既而興發不能忍，攜錢徑去，未幾全輸。潛回再取錢去，又輸。思欲罄資以賭，冀得珠還合浦，比回，而妻已醒。彭將攜資復往，妻阻之，且力勸曰：「錢文已負多半，不惟無顏見阿舅，使二親以土蒙面，於汝心安乎？」彭俯首邑邑，追悔無及，而所剩之錢，實不足以市桐棺，遂棄夜薰葬，慚愧不勝，棄妻外出。

孝廉某，謹具庶饘楛帛致祭亡姊，至則靈已殯，甥已外出，乃令彭妻引至葬所祭之。祭畢四望，大喜曰：「此墓龍真穴的，祿馬得位，旗疊火星，必立動疆場。但棺木雖薄，亦遲六七年，惟薰葬焉發貴始速。」言已，以金贈彭妻而去。

彭某之出亡也，本無定方，聞漢中年豐，欲謀食於彼。至寧羌，遇一人，亦以事故逃亡者，同病相恤，因共棲止，而所有資斧，悉為其人乘間竊去，遂丐食於道路。會有甘肅行客，恐路有不測，欲傭一人作伴，見彭身軀雄偉，大喜，告以己意。彭亦喜，不索值，客飲食與俱。彭乍得飽食，不啻離幽獄而登天堂。至，客格外厚酬之。彭囊資少裕，欲旋裡，而囊資又復遺失，歎曰：「吾必為他鄉餓鬼。」復事乞丐。一日途中拾一包裹，內皆細軟，心竊喜，以為天賜。遇縣群捕，疑其為偷，將彭至一莊首廟中問之，彭答以路拾。更迭盤詰，彭無異詞。眾捕怒，裸其衣，縛而拷問。彭百口不能辨，撻楚甚苦，唯求速死。彭所拾物，即是莊林員外長女所遺，且悉姑家物，忽然遺失，舉家為之惶恐。忽家人報曰：「所遺包裹，乞人拾之，捕役謂其為偷，現在廟中拷問，已濱死。」林公聞之，率家人急赴廟。廟門緊閉，捶楚之聲慘不可聞。公令家人逾垣開門。公曰：「誣良為盜，私行拷問，王法不容。」役不服，公曰：「吾先言渠所拾之物，如不對則真為賊。」遂歷言之。役偽曰不是。公令家人搜視之，一一不爽，役始懼而散。彭傷重不能步，公令人舁於其家養之。傷愈為公服役。

公第三女極美，及笄未字。一日晝寢，夢樓後有黑虎臥樹下。驚醒異之，因啟樓門下視，所夢之虎，仍臥原處，大驚，細審多時，乃彭某也。女心知彭福命不可量，欲嫁之以托終身，又恐斯願難遂，躊躇者久之，乃取素紙一方，上書數字。書畢毀之，復書復毀，凡四五次。後書畢，包以重物，執倚樓門，以俟彭醒。彭方起身坐地，女故咳一聲，彭抬首見女笑容可掬，疑睡眼朦朧所致。歎女擲一物於面前，拾視之，紙包同心戒指一付，紙上書「二漏後以花梯上樓」八字，大喜仰視，樓門已閉。及二更，果樓門大開。彭急移花梯上樓，見女手托香腮，若有所思。彭將近女狎抱之，女以纖手推之，厲色微言曰：「那邊坐。」彭如命。對坐良久，女不語。彭微動，女曰：「起身何為？妾非淫奔者流。妾相君非貪賤中人，故欲委身奉事，藉圖封贈，但私合如是，非禮已極，恐君得志後，棄予如遺。」彭曰：「少有進步，必先媒定。」女不語。彭請誓以神明，女從之。彭跪而言曰：「吾彭某若以貴賤異心，所不與林氏……請問芳名？」女答以閩英。彭復曰：「所不與林氏閩英偕老者……」女遽以手掩其口。彭即執女手而起，

乘勢擁女於懷。女曰：「勿爾。茲雖苟合，亦不可過於草，可以酒葢權為合巹禮。」彭笑從之。彭不善飲，女媚勸之，彭亦強女同飲，各醉而始寢。女曰：「妾懸揣情形，君必有嫡妻。」曰：「無之。」女曰：「果無之，君亦私交有人。」異日，彭見女著新履，曰：「卿自作乎？」曰：「非也，此妾大姊履。」彭聞之而笑，女曰：「何笑為？」彭曰：「昨所拾包裹內，有小靴一雙，瘦小可愛。嘗自言曰：安得如是之妻以接吾目？今得妻卿，且見令姊之履，如見令姊之足，夙願已遂，故笑之。」女曰：「此狂笑。此妾姊之履，非妾姊之足。視履如足，妾姊之足，君亦嘗得把握耶？」彭一日晝勞於役，黃昏仰臥，不覺睡去。及醒，時已夜半，急上樓，見案有肴酒，曰：「將假此以消良夜耶？」女不答。視女春面生愁，秋波含泣，大驚曰：「得無以吾來太遲耶？」女曰：「非也。此酒非與君消夜，實為君祖道。半年之聚，一夕化離，不能無悲。」彭愕然問故，女曰：「懷安敗名，君宜早為出頭計。」曰：「卿言是也。焉往而善？」女曰：「君將門之後，可由行伍為進身之階。」彭曰：「從事行伍，亦自不易。」女曰：「妾父與某游擊交莫逆，妾已修父薦書，執以往，必見提拔。明晨即可起程。」言至此，淚如湧泉，嗚咽不能語。彭曲勸之，多時始止。女曰：「私蓄碎銀十數兩，權為資斧。」遂將銀書並付彭。忽聞雞唱，女曰：「君可以行矣。倘有進步，務寄一信來。」彭曰：「書何由達？」女曰：「莊東首梅媪者，妾乳母。寄信於媪，媪自能轉寄。」言已，促彭行。三年之間，彭以軍功位至參將，即煩某游擊作冰，得納雁林公家。及歸妻，林送之，始知新婿為彭。及晚，林媪竊聽之，彭曰：「僕升官時，卿聞之喜否？」女曰：「彼時固喜，尤不若今日喜。」彭笑曰：「人之所娶皆處子，僕不然，何不幸若是。」女亦笑曰：「人於娶時，始知為處子，君早知之，君之幸實倍他人。」媪以之白林，林甚恥之。

一日，彭與妻夜飲，林曰：「妾相君非貧賤中人，今果然矣，可謂至誠前知。」彭曰：「卿於我固有先見之明，但卿有切己之事而卿不自知，卿蓋嫡而庶者。」林曰：「知之，但知之少遲耳。若早知一時，即君位至合閣，亦無樓上之私合。」因細詢顛末。彭將賭輸殫資，面受妻責及薰葬雙親，一切向林言之。林曰：「陳姊寬厚，使妾在，當日必將執親遺杖捶楚無算。」彭聞之為之變色。彭以軍務外出，月餘未歸。林以使令不足，傭一少婦。林視之，舉止幽閑，似非常為人役者。問其邦族，答以姓彭，四川人，為尋夫到此。林愕然細詰，知為官人嫡配，曰：「翁姑雙亡時，姊果以土蓋親面責不孝人耶？」陳曰：「此吾與拙夫語，夫人何由備悉？」林曰：「吾非他，與姊共仰望終身於一人。」陳未敢深信。林使人取公服衣陳，令人扶持，修嫡庶禮。陳曰：「即如夫人言，亦不必行此大禮。」林曰：「禮不可廢，分不可逾。」未幾彭歸，林迎之曰：「妾奉迎君結髮夫人至。」彭曰：「卿有是言，已見盛情。」歎有婢媪擁一夫人出，視之，果陳氏，大喜，謂林曰：「卿可謂賢德人。」嗣衙中操演，林每垂簾觀之，賞罰明公，兵悉畏服焉。

虛白道人曰：地理之說，果足信耶？昔有一地，龍真穴的，沙水環抱，其發也必矣。然其家則惡貫將盈，鄉人皆惡者也。朱子過而見之曰：「此地不發是無地理，此地若發是無天理。」嗣果不發。由是觀之，可知有天理，斯有地理。世之妄求富貴者，不講天良，徒旁求地師，苛擇風水，豈不愚而迂耶！

亦天降大任於是人也，而竟若是得之，異矣！黃琴軒

龍真穴的，地固吉矣，而親喪未殯，輒以殮葬之資，公肆博賭，卒至草葬，天理淪沒已盡矣。竟妻賢妾美，安享尊榮，豈天網之或有所漏歟？抑別有說歟？秦次山

胡二姐

開封宗生，字小坡，儀表可人。讀書鄉村，門對曠野，每逢烈風急雨，農人多趨避其齋，心雖厭之，無可如何。一日狂風驟至，繼以暴雨如注，意野人騷擾在所不免，而竟無一人來，心竊喜。未幾，有女子攜一包裹，冒雨而來。視之極美，鬢髮垂露，眉黛盡濕，葛衣貼體，微露肌膚。入室後，以巾拭面，已而出包中乾衣，並不遮避，對生脫去濕衣衣之。生素端方，見女膚如凝脂，情難自制。女衣畢，將濕衣置諸櫥上，自言曰：「繡履止一兩，為雨泥所污，心甚恨之。」乃脫其靴，求生代去泥塗，遂上生榻，坐以俟之。生視之，靴乃五文刺繡，沾濡殆盡，愛而惜之。女來時，已將日暮，移時昏黑，而雨尚未止。生燃燈默坐，女曰：「院中有人否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曰：「君能為坐懷不亂之柳下惠耶？且妾以避雨到此，與君同室宿，即終宵無沾染，亦難自表貞潔。」生聞之大喜，急近女，將為代脫衫褲，而女早赤身以俟。事已，問其裡居，女曰：「勿深究，要不遠耳。」生慮後會無期，女言明夕自至。女每夕必攜嘉肴旨酒與生同食飲。及寢，必強生與合。

月餘生歸。妻盛氏訝其神氣蕭索，生實告之。盛大懼，不令生下鄉。次夜生夢與女交，醒視則身臥齋中，大驚曰：「吾何以在此？」女曰：「君與盛氏係伉儷，家居數夕不為過，乃欲獨擅其美，何可得乎？」生知女非人，固問之。女曰：「妾胡氏，實為狐。」生與胡交已久，明知為狐亦無懼，但畏其太淫耳。嗣生欲歸，明以回期語狐，狐亦聽之，而生實不敢愆期。盛氏見夫日益憊，恐為狐蠱死，勸夫絕之，而胡不去。生以符禳驅逐，而胡惑之尤甚。自分必死，因書《戒色詞》於扇，以觸目驚心。詞云：「紅顏雖好，精氣神三寶，都被野狐偷了。眉峰縷，腰肢裊，濃妝淡掃，弄得君枯槁。曠發一枝花，箭射英雄應弦倒。病魔纏繞，空去尋醫禱，房術誤人不少。這煩惱，自家討，填精補腦，下手應須早。把凡心打疊，訪仙翁，學不老。」

一日執扇赴友塾，友見之，曰：「君志在戒色，而身復蹈之，何身心殊異如是？」生實言其苦。友曰：「渠既不可以術逐，未必不可以理論。」生心然之。歸與胡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物皆有。必令仆死於卿，是不仁也；情同夫婦，則義猶伉儷，而不加體恤，是不義也；仁義人所固有，而卿悉度外置之，是不智也。仆死，卿有此三失。仆死不足惜，恐卿不容於天地間矣。」胡聞之，茫然若失，良久曰：「請從此永別。」生曰：「勿別。僕病入膏肓，決無生理，請視仆死以為快。」胡惻然曰：「妾非樂君死，蓋私情難自制，實羞不能聽耳！」曰：「卿即不能，豈無能者，盍求醫於秦以活負情人？」胡默然若有所思，既而曰：「誠有之，但恐不利於妾。」生問其人，答言「妾妹二姐」。生聞之，喜不自勝，搥膝指引。胡若中悔，而駟不及舌，曰：「晚上，妾與君偕往。」及晚，攜手同行，路雖黑暗，而覺甚平坦。未幾，至一山洞，洞燒高燭，若俟客。既相見，胡曰：「此即小妹二姐。」生視之，顏色之媚，較胡更豔。甫坐，胡曰：「此宗郎。姊從事數月，令得虛勞之疾，祈賢妹醫治之。」二姐笑曰：「姊何不忍於宗郎？」胡含羞不語。二姐曰：「姊自去，斷不令姊大負情郎。」胡堅坐不動，二姐復曰：「姊姊得毋以宗郎強健，不遣歸齋與姊歡會耶？」胡羞愧無以自容，始逡巡去。胡去後，生擁女於懷。二姐曰：「君欲何為？病勢如此，冥路甚邇。猶欲速死耶？」生曰：「卿美如天人，得親肌膚，雖死無憾。」女笑曰：「無已，請來日醫貴恙。」遂共歡好。二姐曰：「妾姐太淫，業殺三人。茲遇妾，君之福也。但病癒後，須靜養月餘。」生曰：「設令姊復擾奈何？」曰：「妾姊來，設法抵擋，必將從此永別。」生未深信，曰：「僕名已登鬼錄，賴卿再生之，欲報高厚，何由屢承妝次？」曰：「明晨妾以五色帶贈君，憶妾，束之即至。」次日，女以丹藥進生。服藥後，令生仰臥，為之遍身按摩，手經處，骨若醉，未幾睡去。及醒，病若失，而身仍臥齋中。起視，枕邊有五色帶，大喜。既而胡來，見生亦喜，曰：「明人不薦醫。然非妾指引，病何由愈？」及寢，而生不能人道，胡曰：「婢子負心。」遂去不復來。生歸，歷言於妻。盛喜極，為之焚香遙遙拜謝。

一月後，生欲赴二姐之約。盛意去一狐，復交一狐，恐為所傷，竭力勸止之。生不聽，潛束帶而去，情意之篤，倍於胡。次日，即促生歸，且擇定日期，一月止許會面一次。生按期往來。一日為公事過期，欲次日往，竟束帶無靈。下月，又為陰雨所阻，以故三月未赴。適盛生子六日殤，生欲訴其苦於二姐，正逢會期，束帶而往。見呱呱者在牀，曰：「是誰氏之子？」二姐笑曰：「妾生之，不知其為誰氏子？」生曰：「僕多此一問，無怪卿以是言為對。」遂將盛生子殤語之。二姐曰：「妾正慮無方養育此子，君襁負去，交盛姊乳之。即謂姊子未殤，人應信之。」生如女言，攜去給盛。盛大喜，保如己出，命名寄生。至六七歲，二姐忽思之，令生攜去一視。既去，二姐不令同生歸。生曰：「盛氏不見寄生，勢將想死。」曰：「下月令歸，不食言。」生不得已自回。盛果對之曰：「與子同往，不與子同來，聽渠挽留，君何畏之甚也？且妾養育數年，渠即欲子還，亦宜善言，乃何誑去而強留

之？」生曰：「卿勿言，下月子不歸，僕也任其咎。」嗣生果偕子歸，盛始喜。後寄生同生往來，盛亦莫之疑也。

一日，生見二姐雙眉愁鎖，異而問之。曰：「適以術卜君壽數，不意若是之短而促也。」生曰：「尚有陽算幾何？」曰：「近在五六年。」生懼，求濟於女。女曰：「妾實不能為力。」俯首沉吟，良久曰：「某日午刻，有葉仙師過府署前，破巾絮衣長髯，肩負蒲團者是。君見而尾之，至無人處跪求師之，若得收錄，君可飛升，妾亦得附驥尾遠劫數矣。」生如女言，果得師事仙師。至生將終之日，生歸，無病卒。盛以禍延倉猝，無所措手，深以為憂。俄來一少婦，衣重孝，呼天而泣。舉家不識，寄生見之，曰：「吾母也。」因投女懷而泣，以觸女慟，皆失聲。盛對靈飲泣，二姐勸之曰：「良人棄吾二人長逝，皆妹與姊命薄妨害之，哭之無益，不能活也。」遂出資致辦喪具，衣衾棺槨，備極華美。盛甚德之。至殯之前一夜，盛夢夫與二姐談笑中庭，既而同去。及曉，二姐果杳。大疑，潛啟棺視之，蓋空棺也。盛知夫仙去，乃瘞空棺以隱其事。

虛白道人曰：狐可以理服，況人乎？世之以橫逆加人者，或其人之仁禮與忠有未至耳，蓋與禽獸無擇，實為妄人者，今亦罕有也。

戒色詞可誦，驅狐術甚奇。馬竹吾

宗生何幸而得胡氏，又何幸而得二姐？何子英

遇狐而病，事之常；再遇狐而仙，文之幻。讀者戒慎其常而無僥倖至幻也，則幾矣。楊子厚

某公子

二邑巨家，結兒女之親，餘僅聞女家世籍齊邑。嗣女雙目失明，女父以女不堪續富室，敬煩原媒退婚。男父曰：「婚既結而復退，世間豈有是理！然娶媳雙失明，亦非細故。」言已，俯首躊躇。媒曰：「此係女家情願，非君父子二三其德。」公曰：「雖然，事關倫常，不宜輕諾。」言際，有五尺之童在側，即女之婿也，忽插言曰：「媳婦失明則議退婚，設吾失明，岳家斷不敢生退婚之心。」公曰：「汝不嫌乎？」曰：「命也，何嫌之有？」男父笑謂媒曰：「勿議此，童子欲之，天緣定矣。」嗣瞽女及笄，於歸時，女父市美女為婢陪送之，而婿惟篤夫婦之義，婢妾則備員而已。後五子登科，悉瞽夫人所生，婢妾無出焉。

虛白道人曰：凡人至十餘歲時，已知女之妍媸，慕少艾者比比也。某婿之言，固人所不能言，亦人所不欲言也。人不能者而能之，其能奇；人不欲者而欲之，其欲尤奇。五子登科，固緣祖功功德，然生五子之夫人，其福命亦不同尋常也。庭前五桂，媲美燕山，謂非不嫌瞽婦之所致哉？

即不嫌瞽婦一節推之，生平之盛德可想。作善降祥，事雖異，而理則常也。馬竹吾

此亦篤夫婦倫之報也。黃琴軒

五尺之童有此卓識，偉哉！何子英

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大賢以下所難。某公子之言，只是怨字勘得透耳？行文亦復簡潔。楊子厚

白猿

閩中多猿，孤吟夜月，長嘯雲山者，在在有之。有貨草扇客，肩擔若干，將市於山莊。路經山麓，憩於樹下，取扇自揮，以祛溽暑；為諸猿窺見，悉至，各執一扇，四散搖之。肩擔貿易，咸係貧人，扇悉為諸猿執去，資本盡喪，不禁大聲叫苦。適有耘田農人，植其鋤，走向賣扇者曰：「勿以此為苦，欲令諸猿還扇亦自易。」客急求術。農人曰：「客居他鄉，不知猿性。君執扇急搖數搖，大言曰：『此扇無用！』急擲於地，猿必效之。」客試之，果如農人言。又一客，推兩笠一車，值天乍晴，停車戴笠，以遮赤日。群猿見之，各取一笠，悉於山坡危坐戴之。客視其笠，失去四十餘頂，心雖痛恨，無可如何。後來一人，見之大笑。客怒曰：「吾悲而君喜，何幸災樂禍如是！」其人曰：「非也。吾觀眾猿情形，宛如小兒嬉戲，殊屬可笑。吾有一術，可令眾猿立還君笠。吾與君偽為打降，作怒君戴笠之勢，君偽為畏我，急摘笠擲之，猿必學君之舉動，而笠可全得。」試之，果然。猿之性如此，無足異也。

車照者，山外人也。家貧親老，惟日樵柴市錢，為奉養之資。去山少遠，晨往夕歸，常帶乾餼以充午飢，往往為眾猿竊食之。一日，樵未畢而已飢，趨赴藏餌所，視之，已為眾猿食盡，大怒，自言曰：「爾屢食我之食，不少分我之勞，豈不羞愧？」言已，憤理樵事。猿聽之，若喻車意，既而同代採取，聚少成多，不逾時，已足一肩。車搖手止之，猿乃罷。次日，車多帶乾餼，分食眾猿，猿服勞益力，日可得柴兩肩，後以為常。一日車至，不見一猿，忽聞猿啼急而哀，疑之。俄而，眾猿自山下見車，群拽之行。車從之，至一深澗，立崖之半有橫石一片，一白猿墜其上，上下不可得，故哀鳴也。眾猿指視，若急求濟救者。車欲取繩於樵所，猿不聽行，手語之，猿始放車回。車取繩至，以繩一首授白猿。白猿不解結繩。車乃以繩係澗邊古木，執之而下，係猿腰，上而提之。既救白猿，仍回採樵，群猿助之如故，白猿坐視如監。有頃，白猿去而復還，以巨葉包食物令車食。車視之，如白蜜，未敢遽嘗。猿先食以示無毒，車乃食。其味如桃，食盡三分之一，未食時飢甚，食後不惟充飢，更覺精神倍爽，筋骨強健，心知其異，遂留之以進雙親。親食之，悉棄杖而步，儼同少壯，車大喜。

一日，貨柴得白金數錢，纏置腰間，忘留於家。心恐遺失，時出檢視，為白猿所見，若知銀為人世之急需，遂去。未幾，銜一銀來，置車前。車視之，約有五十兩，大喜曰：「尚有之否？」猿頷之，復去，終日得五六枚。半月後，猿止銜二枚來，不復去，車曰：「無矣乎？」猿點頭。車心願已足，暫憩片時，將自歸。猿意車坐待其取，遂急去，多時不至。車將歸而猿適來，其行甚緩，有極不得意之勢。口銜一物，去車少遠即吐之，若有恐車見厭棄之意。車趨視之，赤金也，喜而指之曰：「此較白者價貴。」猿聞之躍起。車重言之，白猿跳躍去，不多時，銜一條來。車曰：「日之夕矣，可小休。」遂歸。

車復得赤金千餘兩，財雄一鄉，不忘所自，每具食物，大食群猿，歲五六次。車父母悉享期壽。車百廿餘歲，猶強健如五六十歲人。車之入山食群猿也，呼哨一聲，眾猿立至，人咸戲以猴王稱之。

虛白道人曰：觀白猿之於車照，可謂以德報德矣。然猿一獸耳，安知報復？是車無圖報之心可知也。而猿終有以厚報之，是可知有德於人者終有報之之人，人有報之之時，其厚福正未可量也。若無德者，其何所幾期？

情真景真事真意真，真令人目不暇賞。何子英

晉宋人《州郡記》多此等體，在錄中又是一樣筆墨。才人文字，固無所不有。馬竹吾

猿有「尾君子」之稱。若此猿者，真可謂君子矣。上元李瑜謹注

某乙

一孀婦生有二子：某甲、某乙。乙不孝不弟，居恒不知恭兄。與甲同居，私蓄貨財，甲亦不敢遏止之。母偶為盤詰，輒惡聲以相向。其犯上之舉，擢髮難數。乙私蓄意足，欲與甲分居各爨。甲曰：「各爨可耳。坡地數畝，可留為養親之資，何必分？」乙疾視曰：「更迭奉養，何需資？」甲唯唯。

既分，兄貧弟富，更兼飢饉相因，甲衣食不足，竭力奉事，尚幸不至凍餒。某乙家食有美疏，而以疏者奉母。每食無餘，兼有不飽。偶不飢食少，乙疑母嫌食疏，輒怒目曰：「似此飯食，某甲一日亦未必兩進。」母聞之，怒不敢言，惟於無人時飲泣而已。

一月，甲應奉養，而甑冷囊空，一日不能兩餐，遂謂母曰：「祈暫就食於弟，吾少有進項，即去奉請。且母在弟家住幾日，吾嗣後如數補之，亦無虧於弟。」母從之。次日早去，乙見而問之，母以甲言告。乙曰：「吾不能。無力奉事，甲短於才；從其飢餓，母蹇於命。於吾何與？」曰：「吾住此幾日，汝兄按日補之。」乙曰：「吾仍不欲。譬如借給他人錢，毫無利息，俟月餘始楚

之，出錢者有何利益？」乙母曰：「惟然，汝炊飯已熟，吾飯後自去。」乙怒曰：「母何痛甲不痛吾？費在吾而省在甲，惟母欲之，吾實不能如命。」曰：「吾非痛汝兄，實飢耳。」乙曰：「母即飢，宜速回食於甲。吾飯即分給貧人，決不令母食。」母怒，欲強食之。乙妻力按鍋蓋，不聽母啟。乙復在外大呼兄名，口出不遜。母羞愧難堪，大哭而去。未出莊，忽無雲而雷，其聲甚厲，回首見乙家煙火飛騰。急回視之，釜破飯揚，乙夫婦不惟身首異處，其骨肉粉碎無算矣。

虛白道人曰：某乙之事，聞者莫不痛心切齒，恨造物竟生是人也，世間竟有是人也。其報應在當時，洵痛快人心也！

極力翻騰，深得蓄勢之法。何子英

有天理。漁樵散人志

阿嬌

佛山賞菊，濟南八景之一也。菊開時，即石縫徑側亦悉露團香葉，風舞異葩。每逢重陽，城中外婦女，多登山拜佛，且彩菊以應時令。風流人士，亦三五成群，山上乎逍遙。遇美人，輒假同途，恣情月旦。

有儒生於自怡者，美丰姿，靜穆自喜，不解謔浪，為諸友堅約，從以行。抵南關，有友陳生曰：「游女如雲。」於曰：「雖則如雲，非我思存。」陳曰：「君未見其尤者耳。寒舍對門館舍，為張令稅居。其女阿嬌，真如紅藥碧桃，有目共賞，君如見之，必將神志飛揚，不能自主。」於不以為然。忽見路旁有油壁車，車夫與陳生相識，輒問赴火神廟、天齊廟街道。陳問乘車者為誰，問答數語而過。陳曰：「車中人即阿嬌，君可見所未見矣。」未幾，見一媼扶筴女下山。陳曰：「美人在望。」遂驚列道左以俟。於睨之，果色美如玉，足趂如筍，誠天人也。女行本遲，於猶以為速，立視女升車而去，中心悒悒，如有所失。心念女先赴火神廟，其至天齊廟，當須時刻，遂托故先回，急赴天齊廟俟之。於丰姿出眾，當山遇時，阿嬌已目為專囑，及至天齊廟，而於又先在。女檀口故吐嬌聲，柳腰特形媚態，兩廊游矚，故為遲延，四目傳情，各懷意趣。媼微覺，急促女行；女含笑一顧而去。越數日，苦思女。意女與陳生對門，托故訪陳，冀幸一遇。至則女適出門上轎，見於，故以舊巾授媼，令回繡閣換易。女立身以俟。斯時雖各立一地，而實洽兩情。媼易巾至，女始升轎而去。於喜極，遂入陳生齋，盤桓片時而回。後屢與陳往來，而未一遇女。疑之，故假無心問陳曰：「君對門之尤物亦出乎？」曰：「屢出門探親。今得疴疾，醫藥罔效。」於大驚曰：「幾時矣？」曰：「茲已兩月有餘。」於曰：「僕契友某得一仙方，專醫此症。今坐暮於南路廳，僕試自往購求之。」陳曰：「盍白於張公，得贖以助資斧。」於曰：「勿庸。僕與張公無素，若所為，似假此漁利。」遂辭歸，刻日起程。月半即回。陳生將方轉付張尹，並言方所由致，公甚德於。女服藥五、六劑，病小愈。一月後復元。張備厚禮謝於，於堅辭不受。女聞之，不勝感激。於煩陳生為媒，欲結姻於尹。尹呼女商之，女曰：「女微於，斯時早投身他處呱呱而泣。」尹曰：「惜於太貧。」女曰：「貧富命也。先貧後富者，古今豈少哉？」尹聞女言，遂言於陳生曰：「婚姻事巨，不敢自專，吾將修書稟白家嚴，若家君任吾處置也，則字之。」乃尹書未達，而家報已到，言已許女於同邑林某為繼室，林以主簿分發山東，次年來東成禮云云。尹以書示陳，陳復於於。於無可如何，惟灰心鬱鬱而已。一日，女傭媼忽至，以香囊一對授於，曰：「此君可意人自作之。令寄君，睹物如見人，聊以分相思也。」於執囊以泣，媼笑曰：「勿泣，且有後語。嬌姑使吾曰：勢得歸君則忍而生，不得則縊而死。」於曰：「寄語嬌娘，祈勿死。蓋嬌娘與吾無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豈可以一面微緣致誤終身大事。」促媼去。

嗣聞張補海豐令，攜眷而往。復聞張婿來東，數月內親迎。阿嬌玉容果有主，於料與女永無會面期矣。時於稅居城外，惟有老母在堂。一日二漏後，方欲就寢，忽聞款門聲，啟戶出視，見轎車五、六乘。一媼曰：「君於郎耶？」於曰：「然。」媼即回身，於車上扶一筴女下，向於投止。於方欲問，媼曰：「此君可意人。」於不勝驚喜，導而入。媼扶女先拜老母，次與於交拜。於曰：「嬌娘何得到此？」女含羞不語。媼代答曰：「嬌姑聞林家親迎有期，屢欲自盡，誓非君不嫁。家主不得已，假托嬌姑暴卒以告林，而遣老身送歸於君，以從其志。但林某需次省垣，耳目昭彰，恐有不便，惟遠徙他邑始妥。」於曰：「僕有舊戚，世籍即墨，但路途遙遠，吾力不及。」媼曰：「車中資斧足用。」於清貧，身外長物無多，即刻收拾，請母升車，連夜馳去。抵即墨，始行合巹禮。於視女，玉貌猶昔而媚若次之，終不意其偽為。

越三年，會母壽辰，敬設酒酌。母饌既撤，於與女私室對飲，女曰：「假如妾至今未事君，今始欲事之，應嫌齒長，棄妾如敝屣也？」於曰：「卿即年逾卅餘，僕仍以及笄視之。」女不語。於曰：「謂予不信，有如皦日。」女曰：「惟然，妾非阿嬌。」於愕然問故，女曰：「阿嬌聞於歸有日，遂自經。妾救之醒而謂之曰：子勿死，愛子者終待子，始願終遂也。嗣林丁父憂，及服滿，而林復病故。今張尹以海寇故罷職，閒居於豐，將為阿嬌議婚異姓。可速往，遲則無及。」於曰：「卿為誰？」女曰：「妾實狐。慕君二人篤於情，故曲曲玉成之。君如往，妾願從之去。」於曰：「得無有違礙乎？」狐曰：「妾雖往，不令他人見。」於從之，急命駕往。投刺謁張，退即遣媒求親。張喜，請異日覆命。蓋林某卒後，有為阿嬌提親者，張與女商之，女曰：「林某亦非吾夫，況他人乎？」母問之，女直言「非於郎不嫁」。張曰：「於郎知汝字林姓，於今三年，想已早有伉儷。」女曰：「若然，則願為女終身。」母怒曰：「我不養汝一生。」女曰：「畜我不卒，則削髮為尼，今生決不負於郎。」言已，零涕不已。張不得已，遣人如省探之，知於三年前遠徙，不知去向。女聞之，不時哭泣。張於媒去後，即喚女來，見女有淚痕，曰：「勿悲，於郎來矣。今且煩人求親。」女俯首不語。既回繡閣，因自思：「甫聞於郎遠徙，即有冰人提媒，顯係偽罔。前傳於郎之言不可食也。」及夜復自縊。於方與狐燈下談笑，狐忽大驚曰：「君可意人又自縊。」於曰：「且為奈何？」狐曰：「渠不曾以香囊為贈乎？可速取來，非此不足取信也。」狐執香囊乘風而去。嬌姑始，釋之即蘇，見狐曰：「姊姊救吾二次，願聞仙氏，以便異日焚香報復。」狐曰：「吾亦非局外人。」遂以香囊授女。女愕然，問囊之由來。狐曰：「汝以是物贈誰，誰給吾。於郎固在此，切勿疑。」女始反悲為喜，急問其詳。狐曰：「其話甚長，異日面詢於郎。」言已而杳。於媒定而後，擇吉奠雁。及花燭之夕，狐忽不見。合巹後，於與女眉目傳情，各遂素願。及晚，於推女於牀，為代解襟纓帶，忽有人笑曰：「阿嬌不害羞耶？」女急推於起，四顧，室無他人，大疑。於曰：「此僕狐妻，即二次救卿之恩人。」女聞之，再拜展謝，敬求現身，以共談笑。言之再四，寂無應聲。既而夫婦歡寢，狐在暗中嗤嗤笑之，女羞慚無以自容。次夜，患其復擾，而連宵寂然，始知狐遠去。於得狐助，已成巨富，因出資為張尹捐復。產業在墨，遂家焉。

虛白道人曰：篤於情者，每害於義；害於義則其情雖篤無足取也已。若於生愛色而不囿於色，於勸張氏勿誤終身可見也；張氏重節而不改其節，於婚異姓二次自經可知也。其情不惟人慕之，狐亦慕之，狐且慕之尤勝於人慕之。

寫情真處即是寫義篤處，「周詩」、「楚些」皆當作如是觀之。馬竹吾

緊處忽鬆，合處忽離，筆法絕妙。何子英

漢之阿嬌，始貯金屋，終廢長門，何不幸也！若於生者可謂義篤矣。上元李瑜謹注

義鬼

柳舍青者，東郡人也。於運河渡口設酒肆，歷有年所。一日貫錢，櫃中忽有紙鏤灰，心頗疑訝，乃留意諦察之。每夕合戶止燈後，有一人來沽，柳入錢於櫃，暗中挹注與之。一日將錢置案上，向晨視之，則紙灰也。次日復然，始知沽酒者為鬼。至夜仍來沽，柳托鴟火覓提，燈既燃，請客人，強而後可。柳見客無影，信為真鬼。柳豪放，不少懼。謂鬼曰：「自飲無趣，今願與君共酌。」鬼不語。柳乃注酒盈壺，烘之以火，斟二杯於案。尚未飲而鬼杯已乾。柳喜極。蓋鬼善飲，柳亦耽之，同嗜共好，意氣相投。數旬後，猜疑俱釋，宛如故舊。柳笑謂鬼曰：「今而後，願夜夜共君飲。無酒，酤我，莫待囊中自有。蓋君所急需，實僕之糞土。」遂指案上紙灰曰：「似此人世何用？」鬼作甚，離坐欲遁。柳援而止之曰：「意氣相投，人鬼一也，何嫌為？」鬼乃止，亦

笑曰：「吾雖屢獲實惠，亦非無功而受。」柳曰：「功安在？」鬼曰：「君覺邇來生意隆盛乎？」柳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有非君之主顧，越他肆而來沽者乎？」柳曰：「亦誠有之。」曰：「是即吾之功。」柳甚德之，問其原因，曰：「吾運河之溺鬼。」曰：「何不投生？」曰：「溢溺等鬼，必有代者。吾俟此二年。」自此鬼每夕必至；亦有對坐清談，不飲而去之時。

將及期月，鬼忽曰：「明日與君永別。」柳問之，曰：「有一婦人，溺於吾溺之處，將代吾。」次夕鬼復來，柳疑之。鬼曰：「此婦懷抱赤子，嘔嘔與言曰：『汝祖母想汝矣，船又未在這岸，何不幸如是。』及水濱，置子於地，失足墜水。赤子無知，亦匍匐將入水。吾不忍渠母子俱死於一時，故復救之。」柳曰：「是誠義舉。吾二人得復聚首談宴，亦格外之幸。」過數月，鬼復曰：「明夕決離。」柳曰：「又有相代者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次夕鬼復回。柳曰：「相代之人未至乎？」曰：「至。代我者其兄貿易二年未歸，母哭念之。渠奉母命尋兄歸，至河上。時已日暮，舟子適在對岸，呼之不應。代我者謂其兄曰：『聞是處水不甚深，弟先涉河去，報信於母。母早知一時，即少念兄一時。』兄喜從之。復曰：『阿哥過河後可緩行，弟至家即回迎接。』及河心，吾拽溺之。渠覺，大呼其兄曰：『兄至家，竭力事親無俟弟；弟作此處之溺鬼。』兄聞之，連衣躍水救之。是兄是弟，世所罕有，吾安忍害之！故聽其自涉而去。」柳曰：「君以仁義為心，令人欽佩。」鬼忽數夕不至，至而問之，曰：「冥王傳吾去，責吾私縱替代。吾詳言縱之之故，王色喜曰：『不日又有代汝者，若再縱之，無望投生。』」遂示以相代日時與其人。」柳問之，鬼曰：「某日午刻，自西而東，身中、面赤、有須，手執湯藥一劑者是。」柳揣其人，似鄰村王某。知某家貧親老，兼有孝行，心甚憐之。至日，柳暗使人於渡口俟之。及午初，果有一人自西來，情形如鬼言。使者故與其人言曰：「有何緊急，如是匆匆？」其人曰：「家母忽得暴病，今特尋醫市藥。醫人云：午刻得服此藥，可望九死一生，遲則無及。」言已，脫衣欲涉。使者止之曰：「此處雖水不甚深，而坑坎多，設有不測奈何？」曰：「死生有命，豈可畏死以危親。」使者牽止之，其人曰：「雖死無憾，不勞援留。」奪手而涉。使者心甚危之，而竟安渡無恙。柳謂鬼曰：「嗣後既無代者，何又縱之？」曰：「彼孝子也，即為鬼千年，決不肯以孝子自代。」柳喜曰：「相代者三人，君悉從孝弟仁義起見而縱之。懿行既著，天必鑒之，君分位不可量。」明宵，鬼笑入曰：「果如君言，今長別矣。」柳曰：「又有相代者乎？」曰：「非也。冥王嘉吾善行，特授冠邑某莊土地。如相憶，可至冠一會。」俄而鬼役來接，柳送至街外，揮手戀戀，如別執友，立視其乘馬而去。

後年餘，柳以故如館陶，歸，迂道過冠，訪問裡莊。既至，莊中父老接待孔殷，柳疑之。蓋前夕父老悉夢土地云：「明日來客有柳某者，是吾友也，可敬禮之。」故父老接待如是。柳敬市香楮，致奠神前。晚宿於其莊，夢鬼友云：「蒙君惠顧，不勝感激。然再遲二日，大負枉駕，蓋吾已升貴州某縣城隍。茲有赤金數兩，聊以贈行，以報從前繾綣之情。」遂置金牀頭而去。柳醒而視之，果有赤金五十餘兩。明晨詣廟伸謝，辭莊人歸。

虛白道人曰：遇可憐之事而惻隱之，必其心存夫仁也；見恭兄之人而愛慕之，必其心重夫弟也；逢孝親之子而欽敬之，必其心篤於孝也。一溺鬼而有此三善，以三善而特獲擢用，上帝賞善為至公焉。

一溺鬼而三縱相代者，人以為鬼之義。吾以為：初次之婦抱子念親，二次之弟呼兄事親，三次之子捨生救親，孝心之所致也。孝感天地，可以起死回生，即鬼不義亦無如何也。蓋防如

讀此傳，知溺鬼尚可修福，況人哉！楊子厚

此事記《聊齋》志，《諧鐸》及某書亦志之，詞句稍不同耳。漁樵散人

此鬼為城隍，必能福庇生民，勝於陽官多矣。上元李瑜謹注

碧玉

龍佩鐸，佚其名，大同山陰孝廉也，性慷慨，廉隅自重。一夜月明之下，有蒼髯老人造謁，容貌修雅，服飾光燦，詰之。曰：「鄙人章氏，字聖舟。」談吐文雅，公心悅之。既而曰：「君識夏三相公否？」曰：「年家晚輩，胡為不識？」章曰：「刻下獐皮價昂，夏相公明日射獵，必由此歸，有獵獐，君盍求之？」龍曰：「僕生平不白取人物，決不為此。」章曰：「價買亦可。」曰：「買之而渠不索直，是巧取也，尤不可。」章袖出白金數兩，置案間，曰：「僕急需此，敢煩代市。」龍慍曰：「市之而渠不要價，僕白使此銀耶？且僕既不屑自為，肯為他人喪素守耶？請速收銀兩。」章收銀而去，少頃復返，屈膝而跪。龍訝曰：「胡為此？事如切己，請起直言。」章曰：「實告君，獵獐即僕身。」公愕然曰：「盍早言之？見死不救非仁人。救之如何？」章曰：「將吾真身置靜室，經夜能自蘇。」公慨應之。章拜謝而去。次日公專俟之。日晡時，夏果率從人，駕鷹牽廬，張弓攜矢，乘馬而至。龍公邀至家，飲以酒，故數獵實。見獐，撫之溫，托裘敝求之。夏去後，龍至靜室視之，獐已化為老人；扶之臥榻，飲以米粥，外扃室門。向晨視之，老人已無有矣。心雖驚異，亦度外置之。

龍家稱富有已五世。佩鐸時雖雲式微，而富有之名仍遐邇傳播。一夜有巨盜十八人，明火執杖，以石破外扉而入。龍大懼，曰：「有仇否？」盜曰：「無。但吾等十八人，按人各給白金百兩，當即相率去。」龍曰：「吾家實無如許銀兩。」盜不聽，將以巨石撞門。忽一老人自外至，謂眾盜曰：「此良善之家，今已凌夷，實無多金給爾等。」盜曰：「汝為是家禦侮耶？是自尋苦惱，死無懟。」群以利刃奔老人。龍穴窗窺之，甚為老人危，而眾盜莫能傷之。老人以杖擊盜，應手皆僕。未幾，盜悉破頭爛額而去。龍大喜，拔劍急出，老人已杳。龍莊甚巨，居人約五百餘戶。一夜被回祿，火借風力，勢甚猛，不可向邇。龍居當下風，延燒數家，將及龍第，舉家惶恐無措，忽見一人立牆頭，含水噴之，火頓息，其人亦不見。龍以為福神保佑，殺牲報賽。

龍公車應禮部試，妻苗氏忽患水蠱，臍背平，在法不治。忽來一麗人，年約及笄，自言能醫夫人症。婢媼見之，女曰：「夫人之症屬虛，非參苓附桂溫補不可。然症至此，似非徒藥力所能及，吾自別有妙術。」苗視女雅麗絕倫，問其芳名，答言碧玉。再細詢之，曰：「勿深究，吾非無故而來者。」及晚服藥後，女為之緩緩撫按，既而接吻，以氣呵之。苗覺奇香透竅，熱氣一縷直達丹田，俄而溺下數器。明晨視之，腹有縐紋。調理月餘，平復如故。女曰：「官人歸，勿言貴恙係妾醫治。」苗應諾。女告辭，夫人固留之；比龍將歸，而女始去。龍歸又病，病由鬱怒成痞，形堅而痛甚，攻下太多，遂泄瀉不止。一月之間，肌體骨立，幾不能起。家人已治後事。碧玉忽至，苗大喜，於別院接待之。曰：「官人之病，玉娘亦能醫否？」曰：「能。此症宜大溫補，非用枯礬、龍骨、粟谷、檇根之類不為功。」苗曰：「用之多多矣。」曰：「藥不敵病，非藥之無效。吾兼以醫夫人術醫之，保必速愈。但不可令官人見吾面，並不可令官人知醫之者為吾也。」苗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偽為夫人可耳。」苗喜，遂謂龍曰：「妾聞一仙術，專治君疾。惟夜靜無人，黑暗中方可行其術。君其試之？」龍可之。遂令人用氈毯掩戶牖，息燭，始邀女人。龍覺腦際穿鼻，曰：「何忽芳馥如是？」苗偽對曰：「昨君所配香料，貯囊佩之耳。」乃執竹筒，令龍含之，曰：「妾含上口，助長君氣。」龍曰：「素嘗接吻，何需筒？」女聞之欲出，苗牽之，謂龍曰：「禁聲，勿令婢媼聞之，背地嘲笑。」女遂含竹筒以氣吹之。龍覺遍體舒暢，不可言狀。既而以手按腹病，緩緩推移之，如是三次。次日瀉減十七，痛亦減半，龍大喜。次夜醫治如前。方按摩時，龍笑曰：「可好醫之，病癒後與卿共衾同枕時，僕自有以報之。」女聞之，掇手而出。苗從至他室，見女羞紅滿面，俯首不語，極力慰之曰：「官人知醫之者為妾，不知是客，以客作妾，故出言放肆，願諒格外。」女曰：「吾不怨官人，只恨自己多事，惹此羞辱。」移時，仍從苗入室，照前醫治。三夜後，女曰：「愈矣。但再以十全八味等藥，調理月餘，自可平復如常。」言已告辭。苗固留之，轉瞬而渺，始知女非人。

某紳之女，以絕美聞，慕名者爭委禽焉，悉不諧。龍聞之笑曰：「美或有之，絕恐未也。或愛之者以為美，姑取之以為絕耳。」後於孟蘭會遇見之，方信其名不虛。注目視之；女既去，猶佇立如木偶。思念容華，輒廢食寢，肌體日消。苗問之，以實告。苗曰：「君亦迂矣。此非勢可求、貨可得者，思之亦徒然耳。」龍曰：「吾亦知之，但耿耿於心不能忘。」遂以臥病，漸至危憊。苗甚憂之，忽憶碧玉必有仙術以治之，然恨無處奉請，不得已靜夜虔祝，數夕女至。苗以龍病告女。女曰：「吾知之，但是病非吾所

能醫。」苗哀懇之，女曰：「僅有一術，但恐累及吾身，悔之無及。」曰：「其術謂何？」女耳語之。女豔妝談笑中庭，苗暗謂龍曰：「某女果美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某女即美，應不及談笑中庭者之尤美。」龍聞之，力疾起，隙窺之，大喜，頓忘沉痾。苗曰：「較某女如何？」曰：「實不及此。」苗偽曰：「女名碧玉，同村王某之內姪女。其父貧，欲購作媵妾，賂以重資，決無不諧。」龍笑顏頓開，食飲漸進。苗謝女。女曰：「勿謝，嗣有變故，無怨幸甚。吾從此不來矣。」苗欲與之再言，而女已不見。龍漸愈，欲煩媒媵購致碧玉，苗偽應之，支吾月餘。龍對妻，以致反目。苗不得已，實告之。龍聞之大言曰：「碧玉殺我！」口吐鮮血，昏倒臥榻。移時始蘇，忽迷忽醒，飲食不進。抵三日，忽覺有人搖之曰：「君何愚昧至此。」開目視之，碧玉也。曰：「卿殺我矣。」女笑曰：「妾未進酖相毒，執劍相傷，何加罪名於無辜？」龍曰：「卿不憫憐，僕之慘尤甚於飲酖被刺。」女笑曰：「妾茲來不復去。」龍如服順氣丸一料，精神為之倍爽，曰：「願卿時在僕前，以慰渴想。」女應諾。凡湯藥食飲，親身奉進，夜宿對面牀。龍心願已足，十數日病癒。擇日納女。曰：「卿昨與夫人言，卿非無故而來者，果何謂也？」女曰：「日久自知。」

及三年，龍曰：「卿不生育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龍曰：「嫡子癡如犬馬，卿復不育，僕將從此絕矣。」蓋龍子軒，年逾志學，不知男女。女曰：「軒之病，妾亦能醫。」龍喜曰：「如果能之，勝卿生育矣。需何藥味？」女曰：「藥料實難，請別君二月，彩諸山中。藥味全而妾自至，君信乎否也？」曰：「信。」女遂別去。二月果至，曰：「藥料全矣。俟陰雨連綿，用茅簷兩水煎服。」會秋霖兩日夜，如法煎藥，使軒服之。少時，大嘔，口鼻出血，汗出如洗，疼痛之狀不可睹。急呼女以藥解之，而女已不知去向，龍及妻皆大驚。移時軒卒。龍痛子之切，頓忘其癡，苗哭之尤慟。忽見軒以手祛蠅，急視之，已蘇，曰：「母慟矣。」起身坐榻上，言語清朗，毫無癡意。夫婦大喜，極德女，意女必仙人。忽見粉壁有一紅帖，上書：「碧玉非他，即君所救獵獐之女。前盜、火等事，妾父親身救濟，嗣令妾時如君家，量事保護，以報鴻恩雲。」

虛白道人曰：獐之報德，可謂至矣。然觀孝廉語獐之言，毫無圖報之心。可知不圖報而報者益力，情也，亦理也。若以數年把臂之交，當躬蒙恩之主，輒思下井復投石焉，其羞此獐也不亦多乎？可以人而不如異類乎！

毛獸猶知報德，況人乎？然而，不施德者何以得報也？噫，德可好哉！黃琴軒

請乩

請乩一事，餘不敢信其有，亦不敢謂其無，意或誠則靈之事也。乃廣梁公印嘉謨，工詩賦，以廩貢報捐，試用訓導。未仕為諸生時，師事鱗江、週二南，與陳紀堂、梁雲山、花南村諸先生為友。一日，談及《溪堂集》一事。蓋謝無逸嘗問潘大臨曰：「近作新詩否？」曰：「時清臥，聞攪林風雨聲，遂起題壁曰：『滿城風雨近重陽』。忽催租人至，敗意，止此一句。」或曰：「起句超忽如是，後必有佳句，竟為催租敗興而止，殊屬可惜。諸公皆詩家，盍續以珠玉，以成完璧？」在座諸公無一應者。一人曰：「盍請純陽大仙續之？」僉曰：「可。」公架機，諸公拈香焚符，多時機不動。諸公復默禱之。又許時，機仍不動。公遂借機續之云：「秋意蕭條大地涼。酒向山頭憑客醉，菊從陶後為誰香。驚吹孟帽曾經笑，效樣林中幾度商。乘興有詩將附壁，題糕那復憶劉郎。」錄畢，諸公驚訝稱奇，咸謂非仙人不能作，公亦不便自認。嗣聞見者輒歎美。餘嘗館公家四年，不時談宴，公始追述之。

虛白道人曰：觀此，請乩一事似不可信其必有矣。他如相傳翰林院有大樹一株，風吹枝折，巢中鳥子連枝及地，遂成一聯云：「風吹雀巢，二三子連枝及地。」寓意雙關，洵不易對，遂請乩對之。仙至機動，書云：「停機，三日後此刻復至。」屆日時，架機俟之。機果動，對云：「雨灑猿穴，眾諸猴帶露朝天。」繼書云：「餘為此聯，游遍中國，無實景可對。後至閩，多猴山，時值雨過，諸猴出穴，帶露仰視，而得之。」此聯究非絕對，或請乩人先有是聯，特委曲其說，以神其術，聞者不可為其所惑。

來生債

邑北鄙某旺，農人也。勤儉居室，樂歲足給仰俯。有舅氏某，飲賭無賴，屢向旺借貸無還時。一日，某復向旺強貸，而其數倍他日，亦旺力不能給，遂辭之。某怒，以石自破其首，聲稱為旺打傷，將喊稟於官，治旺犯上之罪。旺懼，下氣怡色語某曰：「甥家實無如許現錢，請先奉若干，下餘遲十日可乎？且阿舅取此錢去，五六日亦未必花盡。」某遂反悲為喜曰：「姑念至戚，恕汝十日之期，不可愆。」旺唯之。於是用布裹其首，饌以酒食而去。至期旺如數送去。

甫數日，旺適晝寢，忽見某至，旺駭曰：「錢已使盡乎？」某曰：「然。今日舅來，非為借貸，實還貸耳。」旺聞之愕然。某復曰：「除零星不算，共借汝二百餘千，請服役二十年，以折充之。」言已，忽不見。旺醒，始知為夢，異之。妻笑入曰：「馬生驟。」旺曰：「驟即某舅。」遂將夢與妻歷言之。嗣驟長大，欲使之，必曰：「有某生活煩舅作之。」唯所指無不如志，否則必與人易。如鄰家借用，亦必曰：「鄰人某欲勞苦阿舅。」牽之去則驅使調順，不則瘳惡，必不受人所使。一日有貨窰器者，驟斷韁而奔，至貨所，以蹄踏盆碗等物，皆粉碎。其人讓旺，旺曰：「阿舅毀之，吾願如數賠補。」其人訝曰：「何以驟為舅？」旺歷言舅氏姓名，並投生還債之異。其人曰：「若然，君勿賠。吾欠某錢，今所毀器適如其數，吾得借此以清某債亦佳。」遂荷其空筐而去。

旺養驟至二十年，忽夢某曰：「欠汝錢項已全抵。項內有東村劉某使去二十千，吾難代渠清還，理合為汝代索，即作是價，將吾貸於劉可也。」旺不忍。某連托夢語，辭意懇切，旺始如其言。劉交價甫數日，驟無病而死。此餘友孝廉姬樹仁言之。似備悉某等裡居姓名，而若為諱之，餘亦不便細詢。

虛白道人曰：債宜急還，理也。顧借債還債，事勢迥殊：有借為淫賭等資者，其較貿易無本、居諸無賴者不侔矣；有力能清還，而出納之吝者，其較產業淨盡，無物可償者不侔矣；有貸時無據，遂昧良不認，其較滿口應承，欲償不能者，又不侔矣。其欲償不能者，既欠債屬實，即托生異類以償不為過。其能償不償者，心猶豺狼，事同偷盜，不百倍其息，屢令生為牛馬以償債主，猶造物之怨也。更有一事，可作笑柄。有債主不一、數亦無算者，死後，遇一人曰：「汝欠吾錢數百，尚未還也。」欠者曰：「吾托生為雞以償之。」又遇一人曰：「汝欠吾百餘千，今可還也。」欠者曰：「吾托生為驟以償之。」後遇一人曰：「汝欠吾白金數萬，理合還也。」欠者惘然曰：「天下無值數萬金之物，雖欲償之而不能，無已，請生為若父，多方生財以償之。」

剝切詳明。何子英

來生還債，絲毫不爽，雖至戒莫逃焉。天道好還，果如此耶，亦足為鑒矣。附書一事，雖曰詼諧，有慨乎言之哉。漁樵散人

旱腳魚

蘄州鄧誠己，巨富也。與兄誠物不相能，因分家致訟，三年不結，妄費無算，而所分產業，分毫不讓。兄弟寓所相違不遠，遇之一語不交。

一日，誠物市一腳魚，從人提之過誠己寓居之門。誠己見之，將從人喚住，曰：「此係旱魚，乃長蛇所化，食之決死無救。」從人曰：「有試驗乎？」曰：「有。暮後以繩束其尾，倒懸於梁，明晨必有驗。」從人以告。誠物曰：「吾嗜此，渠故為是說，以遏吾之所好。」既而怒曰：「繫乃水中物，妄言為旱，彼何見而云然？」叱從人呼之來而責之，從人勸解而止。急令庖人烹魚，曰：「食之無恙，而後責之，聽渠有何說。」

誠己意兄必不信其言，急市一魚，暗著人送去，令庖人烹以食兄，務將兄所市之魚殺而棄之，且戒萬勿與兄言。庖人從之，而將前魚如誠己言，倒懸於梁以觀其變。侵晨視之，大驚，蓋繫已變為白花蛇，長約六、七尺，頭頂甲蓋將及地。庖人方欲稟白，而誠物深恚曰：「吾食魚無恙，可知吾弟不懷好心。」從人歷言其異。誠物急赴懸魚所，視之大驚，面如灰土，多時不語。見蛇曲身回顧，似欲齧其繩而不得。從人欲殺之，誠物止之曰：「可使吾弟見之。」遂令人急請誠己，而誠物門迎之，曰：「夜來幸吾弟另

市他魚以易之，不然，吾弟手足並傷矣。」誠己曰：「弟聞是魚，其甲蓋隱隱有盤蛇之痕，誤食之傷人，然亦未經目睹。」及見之，亦大驚失色，令人斧斷數段，深其穴而埋之。

誠物留弟同饌。飲酒間，誠物泣曰：「兄不友，深悔前非，嗣營別墅，吾將老焉，家政悉聽子行，兄不與聞。」誠己亦以不恭自責。兄弟怡怡，罷訟而歸。

虛白道人曰：詩云：「死喪之威，兄弟孔懷。原隰哀矣，兄弟求矣。」深言急難之義，良朋不如也。乃當平安之際，每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，何悖理之甚也！若鄧某與其兄，亦急難之一徵也。

兄弟分居，致訟三年，邑宰不能斷結，親友不能說和，見一腳魚而兄弟罷訟，是官與親友不如一鱉。蓋防如清夜鐘聲，發人深省。何子英

此事《善書》亦載之，足為世勸。而敘次特簡潔。漁樵散人

潘澤沅

安慶桐城潘澤沅，窶人也，居桐西關外之三家村。貧無事事，惟早起沿路拾遺，少易錢穀。一日，遙見一人係所乘於樹鞭之，已，解轡超乘去。潘行至其處，見一皮搭，知為乘肥者所遺，渠策乘行急，呼之不應。潘提搭至家，啟視，有白金二百，赤金百兩。其妻問所自，潘實語之。妻曰：「君速去俟拾金處，如有尋，與之。」潘應諾。視室中無處擱放，不得已，啟土榻之坯，納搭榻河而去。俟終日，無覓者。

次年，潘復見一人，係乘怒打不已。潘拉勸之，曰：「牲口無知，何必怒打如此？」其人曰：「去年，亦是月日，吾帶銀赴府，是物至此不前，吾下，取銀搭置地，鞭之，以致遺遺。今是物至此又不前，能不怒乎？」潘笑言曰：「去年遺金者即君耶？其金吾拾之，原封未動，祈君至寒舍交付之。」其人上下視潘。潘曰：「視吾何為？君必以吾所衣襪縷，家必困窮，未有拾金而留債遺失人者。果爾，君誠以常情窺吾。」潘窺其人以其言為實，復曰：「吾先言君遺金之數，如不符，當以吾言為妄。」遂實言之。其人驚喜曰：「搭內有紙，包安慶錢行帖十餘張，市錢千餘千，君見諸乎？」潘曰：「實有紙封，吾未啟視。」其人大喜，急釋所乘，牽之從潘歸。至，視室中土榻敞荒，他無長物，不禁歎息。潘曰：「吾先交付遺金，以釋君疑。」啟榻坯提搭出。其人啟視，內物分毫未動，驚訝之極。曰：「是村有酒家否？」潘曰：「無之。西行半里許即關廂，酒肆頗多。」其人曰：「君可沽酒市肴，同飲少敘。」潘聞之，執砂具而往。其人止之曰：「君有錢乎？」潘笑曰：「無之。行將煩人代賒。」其人曰：「勿庸。」遂以市錢數百授潘，潘不得已受之而往。移時而回。飲酒間，其人始詢潘姓名。繼自言劉姓功名，世居西省汾州某屬邑。安慶與屬邑有典鋪數處，遺金即桐邑典鋪利息。既而指遺金曰：「君既留之以償僕，僕悉舉以贈君，君必不受，請以白金二百為謝。」潘不受。劉曰：「百金其可乎？」潘亦不受。言際，一童子入，劉問之，潘曰：「小兒名玉。」劉細視之，品貌超群，舉止不俗，心計曰：潘輕財若是，宜生此福厚之子。遂曰：「吾有一女，與令郎年相若，願結秦晉。」潘以貧富迥殊，固辭之。劉言之再四，潘始應允。劉以白金二百付潘曰：「以此作小婿讀書資。」潘以劉贈為其子，不便復辭。劉曰：「弟不日歸西，來時再敘。」言已辭去。

潘得金，居諸少裕。六、七年，清貧如故。謂其妻曰：「吾舉家同赴西省投親家去？」妻笑曰：「渠以贈君而君不受，故假托結姻，為贈金之計，君何信以為真？」潘曰：「渠即不認親，必有周恤，較餓死於此猶愈。」爰擔其家私，率妻子迤邐而往。不一日，違劉居約有數十里，路經某村，過巨室門，內出一醉人，見潘，指潘次子曰：「此君之子耶？」潘答以次子，方五歲。其人曰：「有一事，屈至寒舍商之。」潘從之。蓋其人有二尺之女，酒後謂之曰：「吾有若大家業，不患無富有之婿。」妻厭其醉語無味，遂曰：「一人一命。」其人怒，出遇潘，邀至客舍，問潘邦族。自道焦淑，有一女，與次令郎同年生，願結婚姻。潘訝曰：「僕貧不自給，逃難至此，何敢與君結親？且此事不可酒後議。」遂告辭。焦固援之，立書簡帖付潘，曰：「請少坐，略備酒桌，權為會親禮。」言已，踉蹌入，至內庭，嘔吐狼藉，臥牀不能起。家人謂潘曰：「家主醉，其言不可信，請即行，勿誤程途。」潘遂行。至劉功門首，閩人曰：「朝食已過，午刻再來可也。」潘曰：「吾非乞食，實投親耳。」少者曰：「吾家主無此窮戚。」老者曰：「勿謂此。」遂細詢潘，潘實言之。其人曰：「請少待，吾為上稟。」劉問客景況，閩人曰：「一擔挑。」劉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所有家私，一擔挑來。」劉曰：「若然，其衣冠不必問。」先令家人請潘於靜室，次遣婢媵奉男女衣服。衣畢，劉始出見。周旋畢，劉曰：「道路遙遠，知親公親迎不便，將擇吉送親。今茲辱臨，大慰敝懷。」同街有至友閒房，因假以館潘，按日供給，時常飲宴。言及合巹事，潘曰：「內人有身，不日臨蓐，請俟分娩後再議。」劉應諾。潘妻產在修夜，潘埋胎衣，掘穴處多石子，易地皆然。火之，非石，白金也。大喜，急呼子玉起，抬運於室，堆集牀下，幾不能容。即金穴埋胎衣。天始曉，見劉，語以妻產。劉喜曰：「今夜弟夢招財童子赴君家，此子財命不可限量。」潘心然之，既而曰：「弟之居宅，不宜久假，渠如欲貨之也，則市之。」劉曰：「決市之，但價銀茲不如數，故少遲延。」潘曰：「無論價銀若干，悉取足於僕可也。」劉訝曰：「銀何來？」潘曰：「勿細詢。即如君言，約即新生子財命之所致。」市宅之後，繼之娶媳。奠雁之禮，巨室無其豐厚。大市產業，而牀下之金不見其少。二、三年間，富有且美矣。

一日與劉小飲，問之曰：「某村焦淑，親家識之否？」劉答曰：「契友也。」潘曰：「聞渠有一女，與僕次子同年生，欲與結親，不知可否？」劉曰：「可。僕為媒之。」先焦淑醉後書婚簡給潘，及醒大悔，而恥於食言。嗣有為女題親者，輒以已字辭之。女稍長，女母深以為優，謂女曰：「汝之字潘，固緣汝父醉誤，實以吾多言激怒之也。」女曰：「勿謂，此命也。女亦誓為潘姓人，決不為他姓婦。」女母以女言語焦。焦將使人如安慶探訪，而劉功適至，言潘澤沅求親之事。焦以劉為至友，遂將酒後字潘翁，並其女之言，詳述之，且曰：「吾女既誓志靡他，吾亦決從吾女之志。」劉曰：「君知潘翁之大名乎？」曰：「酒後忘之。」劉以焦言語潘，潘笑曰：「渠所謂潘翁，非他，即僕是也。僕以渠之許親為醉誤，不料渠醉言之能踐也。」言已，出焦書簡示劉。劉不勝驚訝，執簡見焦，歷道其事。焦喜極，急入內語妻。妻喜而笑曰：「妾一人一命之言不爽。」焦笑唯之。出謂劉曰：「請君將原簡帶回。結姻在前，無煩再言，而君可作無言之媒妁矣。」

潘第三子名琚，及長，偶出，往往有窮極之人哀其周濟。琚卻之不得，遂手指土地曰：「此處掘土半尺，有白金幾兩。」掘之，每如其數。

虛白道人曰：輕財之舉，處富易，而處貧難。蓋人每以空乏之害為心害也。潘澤沅者，留拾遺以償本主，其心必以外財不富命窮人也。由是推之，其處約無惱心，臨財無貪意，處世不損人利己，為上無橫徵暴斂，皆可予信矣。以是知藜貧得與富室結親，養子而獲招財投生，俱非偶然也。